

大同新夢

毛澤東

人只能活一次，於是活像一個夢。究竟是莊周夢蝴蝶還是蝴蝶夢莊周，夢的後面到底是甚麼，好像是個說不清的謎。但所謂「夢醒了無路可走」的痛苦，卻是人間情感的真實。

毛澤東說，「我欲因之夢寥廓，芙蓉國裏盡朝暉」，但那個平均主義的共產之夢是悲慘地失敗了。Martin Luther King, Jr.說，「我有一個夢」。這種族平等的夢卻在二、三十年內逐漸實現着……。既然可以有不同的或成或敗的夢，為甚麼不去再作一次呢？更主要的是，沒有夢，為人類製造幻想的知識分子又如何活呢？活人總有夢，活着總要有夢。「至人無夢」，但無知無覺無苦無樂從而無思無慮無想無夢的「至人」，大概與死人也相去不遠了。今天，塗滿了空前的血與火、填塞了空前的苦難與死亡，同時又是空前的科技進步和物質發展的二十世紀的黃昏終於來臨了，那麼，就讓我們在這深暗的黃昏中再作一次夢吧，我們可以夢見智慧的貓頭鷹已在起飛去迎接二十一世紀的黎明。

為甚麼不可以夢想：這黎明——二十一世紀將成為整體人類歷史的一個根本轉捩點呢？康德兩百年前認為，世界大同無法與獨裁政體共存，世界和平只能由眾多的民主共和國共同努力來使之實現。馬克思百年前認為，經濟才是社會發展的根本槓杆，它推動整個世界走向政治、經濟的一體化。具有諷刺意味的是，不是階級鬥爭和社會革命，而是科技和經濟生活本身（也就是孫中山說的所謂「人民的生活，社會的生存」），不是既定配方的斯大林式的「社會主義」，而是頗為靈活的各種資本主義，在推動着世界經濟的迅速增長，在不聲不響地卻不可逆轉地實現着經濟上的international，儘管還有國家、地區之間的矛盾、衝突和爭鬥。

與此同步行進的是，政治上各種獨裁政權正在土崩瓦解，聯合國的作用開始增大，西歐共同體設想進一步的「歐洲議會」；而所謂「國際新秩序」的特徵之一，不正是政治上的日益 international 嗎？儘管令人擔憂的各種民族主義正在多處抬頭。

但人類一體化世界一體化是不可避免的了。任何國家、地區以至個體想「遺世而獨



立」是不大可能了。工具本體和物質生活的這種一元化(同樣的鋼鐵、石油、家用電器、塑料製品、超級市場.....)，倒恰好份外要求心理本體和精神生活的多元化。也許只有這樣，才能努力走出那異化的單調和恐怖。富有自由、機會和選擇，同時即意味着偶然性不斷增大、命運感日益加深、個體存在的孤獨和感傷更為沉重的未來路途中，追求宗教(或準宗教)信仰、心理建設和某種審美情感本體，以之作為人生的慰安、寄託、歸宿或方向，並在現實中使人們能更友好地相處，更和睦地生存，更健康地成長，不再為Aids、Drugs、暴力、罪行.....所困擾，也許會成為大同新夢中的核心部分吧?!不再是烏托邦社會工程之夢，而是探求人性、教育、心理本體之夢，從而也是詢問和研討「自然的人化」和「人的自然化」之夢，大概必須在衣食住行高度豐實富足的二十一世紀，才能真正被提上日程。

那麼，與其「夢醒了無路可走」，又何不「還睡，還睡」?只要不睡得昏昏沉沉，糊糊塗塗，瘋瘋顛顛，為甚麼不可能祝願：在重重噩夢陣陣冷汗之餘，再作一個甜美酣暢的清新佳夢呢?

也許這太幼稚太樂觀了，但不這樣，又怎麼辦呢?

謹以此展望二十一世紀。

李澤厚

德國圖賓根大學客座教授

對歷史學前景的遐想

林劍鳴

歷史研究的任務是甚麼?至今世界各國史學家也沒有一個統一的想法，有人認為，歷史學家的任務無非客觀地再現過去發生的一切事，有人則強調史學家的「主體意識」。可是，無論哪種認識都不能不承認歷史研究有時似霧中觀花：有時似欣賞一幅油畫，換一個角度就可能見到另一種景象，距離愈遠有時更能看得清楚。比如，對中國上古時代夏的認識，早在漢代以前，人們就不承認其存在，西漢司馬遷寫《史記》時，開始以半信半疑的態度記下來。西漢以後經過劉向、劉歆加工遂被奉為信史，一直流傳兩千餘年。至本世紀初，又有「古史辨」派打破傳統觀念，對夏的存在提出根本性的否定。這種觀點一出就勢